

浙江海宁汉画像石墓两幅祥瑞图考辨

周保平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江苏徐州 221006)

Two Han stone relieves with auspicious signs carved were rich in content, but without title on them, how to give them a certain becomes very difficul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redefinition of "auspicious signs" based on prior research and relative textures.

Key Words: Haining Han Stone Relieves Auspicious Pictures

内容提要 海宁汉画像石墓前室的两方“祥瑞图”内容丰富,但因没有榜题而难以定名。本文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图中所刻祥瑞重新予以考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海宁 汉画像石 祥瑞图

中图分类号 K877.4

文献标识码 A

1973年春,浙江海宁县长安镇发现一座画像石墓,当地文物部门随即进行了发掘清理。1983年《文物》第5期发表了该墓的发掘简报(以下简称“报告”)^[1],1984年,岳凤霞、刘兴珍又在《文物》第3期上对该墓的画像题材及艺术特点作了专门的考述(以下简称“岳文”)^[2]。报告称,该墓为东汉晚期砖石混合结构的画像石墓,墓门南向,墓长9.56、宽4、后室高3.1米,由前后两室及耳室构成。墓早年被盗,随葬器物保存较少。该墓前室出土了63块画像石,画像55幅。浙江海宁汉画像石墓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出土的大批画像石,在我国汉画像石墓和汉代画像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浙江海宁汉画像石墓出土的画像石内容丰富,有车马、百戏、庖厨、历史故事、祥瑞等。其中祥瑞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前室的两方“祥瑞图”,刻绘祥瑞20余种,是我国汉画像石中单幅画面刻绘祥瑞种类仅次于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画像。武梁祠的两幅祥瑞图虽有榜题,但多数图像、榜题磨泐难辨^[3],海宁的两幅祥瑞图虽然没有榜题,但石刻保存尚好,图像比较清晰,因而尤显其重要。由于海宁汉墓的这两幅祥瑞图石刻没有榜题,因

而给画面中各种祥瑞的定名带来一定的困难,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海宁汉墓两幅祥瑞图的各祥瑞予以考辨,不当之处还请识者指正。

—

本文所指的海宁汉墓的两方“祥瑞图”画像石,其一为前室西壁第一层的画像,纵26、横313厘米(图一)。其二为前室北壁第一层的画像,纵22、横310厘米(图二)。这两方画像石在“报告”中分别称作“西一”和“北一”,并称图一“应是一幅祥瑞图象”。“岳文”将两石分别称为“西壁第一层”、“北壁第一层”,并认为是“祥瑞兆庆题材”。将此二幅画像定名为“祥瑞图”的是《中国画像石全集》(以下简称“全集”)^[4]。“全集”第4卷图224、225将这两幅图像先后定名为“祥瑞画像”、“祥瑞、历史故事画像”,后者因画面分上下两格,上格为祥瑞,下格为历史故事,故称。“全集”定名甚确。这两石都处于墓葬前室的最高位置,根据画像石墓画像空间配置的一般规律,这个位置的画像一般代表天界(仙界),因而这两方石刻中的画像应是天人感应的祥瑞,象征“天降祥瑞”、“墓主吉祥”。

海宁汉墓的两幅祥瑞图画像“简报”有拓片照片;“岳文”有临摹图;“全集”有拓片照片。从这



图一// 海宁汉墓西壁“祥瑞图”



图二// 海宁汉墓北壁“祥瑞图”

些照片和临本看,图一不太清晰,其右半部有两处剥落较重。图二保存较好,画面图像基本清晰。

对这两幅“祥瑞图”中的画像,报告”称:

图一“全图自北至南(自右至左)刻有比肩兽、奔马、兔、玄武、飞燕、玄女(帛溪)、奔鹿、朱雀、鹿、平露、鹿、山产玉璧、石函、比目鱼、双瓶、蚌生明珠、灵芝草等。比肩兽与奔马、奔鹿与朱雀之间漫漶不清,似缺图像”。

图二“自东至西(自右至左)依次刻有一执幢举剑骑士、嘉禾、奔马、朱雀、瑞木、朱雀、嘉禾、天鹿、蛙、青龙、嘉莲、白虎等祥瑞图形”。

“岳文”没有按画像的顺序对这两幅图像进行逐个考释,只在“祥瑞兆庆题材”中对大部分图像作了简略的考述。归纳一下,按由右至左的顺序:

图一,有比肩兽、骏马、文狐、玄武、帛溪、平露、白玉、白石、石函、双瓶、双鱼、蚌生明珠、灵芝草。

图二,有圆叶、长叶的树木、鹿、青龙、白虎等。

“全集”的描述是:

图一,此石位于西壁第一层。画面自右至左刻有比肩兽、奔马、兔、玄武、飞燕、玄女、奔鹿、朱雀、鹿、平露、鹿、玉璧、石函、比目鱼、双瓶、蚌生明珠、灵芝草等。

图二,此石位于北壁第一层。画面分两层,上层画面自右至左刻有执幢举剑骑士、嘉禾、奔马、朱雀、瑞木、鹿、蛙、青龙、嘉莲、白虎等。下层刻有“高祖斩蛇”等历史故事。上述三文对这两幅祥瑞图的辨识和描述大同小异。同处不赘,单说异处。“全集”基本上是沿袭“报告”的描述,只是图一“玄女”后省去了括号内的“帛溪”,将“山产玉璧”改为“玉璧”;图二中将“朱雀、瑞木”后的“朱雀、嘉禾”省略了,又将后面的“天鹿”改为“鹿”。“岳文”将图一的“奔马”称为“骏马”,无“兔”,有“文狐”;有“白玉”、“白石”,无“玉璧”。称“比目鱼”为“双鱼”,将

图二的“瑞木”、“嘉禾”称为“圆叶、长叶的树木”;改“天鹿”为“鹿”。

二

对于上述定名,笔者认为:图一从右至左的第三个图像从照片和线图看都是“马”;“报告”、“全集”称“奔马”;“岳文”称“骏马”似都不确。根据画像所在的画面语境,此马应为祥瑞。汉代的瑞马有天马、神马、龙马、乘黄、泽马、白马朱鬣、玉马等多种。汉武帝对所有的善走、优良之马通称“天马”。《汉书·礼乐志》中有两首关于天马的颂歌,其中后一首“西极天马之歌”为汉武帝“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歌曰:“天马徕,开远门,踰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5]《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则泽出神马。”^[6]山东嘉祥武梁祠有一方原编号为“祥瑞图二”屋顶后坡画像石,画面第一层最后祥瑞“玉马”,第二层有“泽马”,此石中还有“白马朱鬣”。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西壁右下方到北壁左下方的祥瑞图中有“玉马”、“白马”榜题^[7]。《礼纬》曰:“白马朱鬣,瑞于文王。”^[8]《宋书·符瑞志》曰:“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则出。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见。泽马者,王者劳来百姓则至。”又曰:“玉马,王者精明,尊贤者则出。”^[9]笔者认为此马应为玉马、泽马或白马朱鬣之一种。

马前一物,“报告”、“全集”释为“兔”,兔的特征为大耳短尾,但从两者的图片看,此物均有长尾,且“全集”图片中此物为长耳尖嘴,不知为何释为兔。“岳文”无“兔”,有“文狐”,可能指此物,文狐即有花纹的狐。狐的特征为大耳长尾,但“岳文”临本中此物又无尾。文狐为祥瑞之物,《礼纬斗威仪》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颂平……南海输以文狐、驳马。”^[10]笔者认为,此图应以拓片照片为准,应为一狐,且释为九尾狐较确。徐州睢宁双沟出土的一方汉画像石,画面分三格。上格刻朱鸟,中格刻九

尾狐,下格刻三足鸟^[11]。河南郑州出土有一方汉画像砖,左边一九尾狐在昂首奔跑,右边一三足鸟站立在扶桑树上^[12]。九尾狐为汉代祥瑞,《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郭璞注云:“太平则出而为瑞也。”九尾狐常见于汉代画像中,有子孙繁息、明君在世等多种吉祥寓意。

再左,有一人面鸟身作飞翔状的图像。“报告”释为“玄女(鳧溪)”,意为玄女或鳧溪;“岳文”、“全集”去“鳧溪”存“玄女”。玄女与鳧溪在文献中虽都为人面鸟身,但一为神人,一为异禽。那么这个人面鸟身的图像究竟为何物呢?据笔者所查,古籍中人面鸟身的异禽约有八种,且都在《山海经》中,如《南次三经》中的“瞿如”、“殒”、《西山经》中的“囊絺”、《西次三经》中的“鳧溪”、《西次四经》中的“人面豸”、《北山经》中的“竦斯”、《北次二经》中的“縣縵”、《大荒西经》中的“五色鸟”^[13]。其中“殒”、“鳧溪”、“人面豸”、“五色鸟”为凶兆,见或“大旱”、或“有兵”、或“国亡”,不符合祥瑞图的语境,可以排除。“瞿如”、“竦斯”,既不吉又不凶,且“瞿如”为三足,因而也可以排除。只有“囊絺”与“縣縵”为吉兆,前者“服之不畏雷”,后者“食之已暍”。“不畏雷”当是不怕天雷;“已暍”郭璞注:“(暍)中热也;音谒。”就是说可以治中暑。然囊絺为鸟“人面而一足”,画像中看不出一足,因而又可排除。那么“人面鸟身”中的异鸟作为祥瑞只有“縣縵”与画像比较接近。

人面鸟身的神人,大约有五:一是“句芒”,见《山海经·海外东经》、《墨子·明鬼下》、《淮南子·时则训》等;二是“玄女”,亦称“元女”、“九天玄女”,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六辑《黄帝问玄女兵法》、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以及《龙鱼河图》、《黄帝出军诀》、《黄帝内传》等;三是“孟亏”,见《太平御览》卷九一五引《括地图》、晋张华《博物志·外国》。四为“禺彊”和“禺繇”,分别见《山海经·海外北经》和《大荒东经》;五为“夔兹”,见《山海经·大荒西经》。以上五者虽都人面鸟身,然禺彊、禺繇、夔兹皆耳两蛇、跖两蛇,与图中画像不符,可免去。句芒“乘两龙”亦可排除。玄女主要是授黄帝战法,协黄帝战胜蚩尤,似乎也不应出现在这幅祥瑞图中。现在只剩下孟亏。据《括地图》载:“孟亏人首鸟身。其先为虞氏驯百兽。夏后之末世,民食卵。孟亏去之,凤皇随止于此。山多竹,长千仞,凤凰食竹实,孟亏食木食。去九疑万八千里。”^[14]晋张华《博物志》亦有相同的说法。从“孟亏去之,凤凰随”看,当是孟亏飞去,凤凰乃随。此图中“人面鸟身”的形

象正作飞翔状,笔者认为,此形象与“孟亏”比较接近。然《抱朴子·对俗》又有“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之说^[15]。因而此图像亦可释为“不死鸟”。

图一左边凤鸟与平露之间有一动物,“报告”、“全集”皆释为鹿。据“报告”、“全集”所载之拓片照片与“岳文”所绘之线图,此物皆大耳短腿,作奔走顾望状,与平露左侧之鹿相差甚远,笔者以为此图像似为“兔”。汉画中有许多兔的画像,它们有的与祥禽瑞兽在一起,有的在西王母身旁为西王母捣不死之药。兔亦为汉代之祥瑞。《乐府诗集》卷三十四《相和歌辞·董逃行》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药可得神仙。”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见。王者德茂则见。”白兔,王者恩加耆老则白兔见。”^[16]

图一平露、鹿右侧有几物,“简报”称为山产玉璧、石函;“岳文”称为白玉、白石、石函;“全集”称为玉璧、石函。据笔者目测,三文中所言“石函”当为图一左边双鱼右下侧一物。函为匣、盒子,石函即石匣或石盒子。笔者认为,此物释为“石函”似不确。细观察,石函中有一物似“璧”。《宋书·符瑞志上》云:“魏之初兴也,张掖删丹县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有五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至青龙三年(235年),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易,状似云龟……有玉匣开盖于前,有玉玦二,玉璜一。”^[17]此函中正有一块或璜状物。梁孙柔之《瑞应图》说:“玉璜,王者循五常则出。”^[18]因此,此物释为“玉匣”当更为确切。

图一左边所谓石函右侧有一放着光芒的圆形物,“报告”、“全集”皆未列出名称。据笔者认为,此物当为“明珠”一类的祥瑞。“明珠”在汉代为祥瑞之物。《礼斗威仪》曰:“王效政平,德至渊泉,则江海出明珠。”^[19]《白虎通·封禅》曰:“德至渊泉,则……江出大贝,海出明珠。”^[20]明珠又名明月珠。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明月珠者,介鳞之物,鱼盐之税通平什一,则海出明珠以给王者。”^[21]《宋书·符瑞志下》云:“明月珠,王者不尽介鳞之物则出。”汉高后景帝时,会稽人朱仲献三寸四寸珠。“汉章帝元和中,郡国献明珠”。又有地珠。《宋书·符瑞志下》曰:“地珠,王者不以财为宝则生珠。”^[22]唐刘赓《稽瑞》曰:“《孙氏瑞应图》:地珠,瑞珠也。王者不以货财为宝则地珠出。”^[23]

图一左边有二鱼左向作半重叠状,此物“报告”、“全集”皆释为比目鱼;“岳文”释为双鱼。“报告”、“全集”是。《尚书中候》曰:“帝王将兴,比目鱼

出。^[124]

图一左边比目鱼下有一物,两边似瓶,中间有一横杆连接于两物中部。此物“报告”“岳文”“全集”都释为“双瓶”。皆不确。查汉魏史料所记祥瑞无双瓶一辞。且,既为双瓶,中间一棍状物连接两瓶腹部如何解释,又怎样连接。笔者认为,此物应为汉代祥瑞“金胜”。汉画中刻画的许多胜的平面图像与此物相同,特别是西王母头戴之胜。其中间一棍当为穿发之物。因而此物为“金胜”无疑。

1959 年发现的山东安丘汉墓,其中室东壁的耳室门楣画像上刻有金胜的图像,为亚腰形,胜的两边刻有鱼^[25]。四川汉代画像石棺中有许多“胜”的图像,常雕刻于棺盖的前后两端、画面的上部 and 两边。如南溪县长顺坡砖室墓 3 号石棺右侧画像,画面分上下两格,上格中间为一硕大的“胜”,右侧有 5 个蟾蜍正在嬉戏舞蹈,左侧为仙人六博和五人物端坐叙谈^[26]。

“金胜”为汉代的祥瑞之物,寓意四夷宾服,天下太平。《孝经援神契》曰:“四夷宾服。则金胜见。”^[27]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孝经纬援神契卷下》曰:“金胜者,象人所制,胜而金色,四夷来即出。”^[28]又辑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世无盗贼凶人,则金胜出。一曰,浸润过塞,奸盗静谧,绋绣不用则见。”^[29]晋贾充《李夫人典戒》云:“(华胜)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取像王母戴胜也。”^[30]《宋书·符瑞志下》云:“金胜,国平盗贼,四夷宾服则出。”^[31]

图一左起第二物“报告”“岳文”“全集”都释为“蚌生明珠”,但皆无文献佐证。《白虎通·封禅》曰:“德至渊泉,则……江出大贝,海出明珠。”^[32]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王者不贪财宝,则海出大贝,大可盈车。一曰,王者不匿则出。”^[33]《宋书·符瑞志下》亦曰:“大贝,王者不贪财宝则出。”^[34]唐刘赧《稽瑞》载:“《尚书大传》曰:大贝则自江出也,大若车渠。《春秋运斗枢》曰:摇光得则吐大贝。《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泉,则江生大贝。”^[35]因而,此物释为“大贝”较为合宜。

三

图二右起第一个图像“报告”称“举剑骑士”,“全集”曰“执幢举剑骑士”。笔者目测,此骑士止“执幢”而已,无“举剑”。

骑士左边的三个图像“报告”“全集”通称为“嘉禾”。“岳文”没有对应的解释。笔者认为,此组三个图像为吉祥植物无疑,但三者并非一物,统称为“嘉禾”似不确。嘉禾在汉代祥瑞中是特指,而不是泛指。所谓嘉禾,是多穗的大棵谷子。《尚书中侯》卷上曰:“嘉禾茎长五尺,三十五穗。”^[36]《白虎

通·封禅》:“嘉禾者,大禾也。”^[37]《论衡·讲瑞》云:“嘉禾生于禾中,与禾中异穗,谓之嘉禾。”汉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38]。图二中的这三组植物与古文献记述的嘉禾均不符。至于这些图像是什么祥瑞植物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左,为一奔腾的马。“报告”“全集”皆释为“奔马”。根据这幅祥瑞图的图象学语意,此马也应为祥瑞之物,而奔马泛指奔腾之马,并非祥瑞。汉魏时期的祥瑞之马前文已略述。此马当为众瑞马之一种。《拾遗记》(佚文)曰:“东海有岛曰龙驹川,穆天子养八骏处。岛中有草名龙刍,马食之,日行千里。语曰:一秣龙刍化龙驹。”^[39]根据画面左右之语境此马释为龙驹较宜。

再左,依次有五种祥瑞,其中动物三种,植物两种。“报告”释为“朱雀、瑞木、朱雀、嘉禾、天鹿”;“全集”释为“朱雀、瑞木、鹿”,将朱雀、瑞木后的“朱雀、嘉禾”省略了,又将后面的“天鹿”改为“鹿”;“岳文”将“报告”所说的“瑞木”“嘉禾”称为“圆叶、长叶的树木”,改“天鹿”为“鹿”。

对于“报告”中所说的两只朱雀,笔者认为,左边一只大尾细颈,可释为凤鸟。“报告”释为“天鹿”;“全集”“岳文”释为“鹿”的图像,均不确。此物无角,有长尾、羽翼,与文献记载及汉画中确认的天鹿、鹿的形象均不相符。文献记载天鹿为一角之兽。孟康注《汉书·西域传上》曰:“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40]而汉画中的鹿又多有双角。笔者认为,此物应为瑞兽符拔。《汉书·西域传上》曰:“乌弋地暑热莽平……有桃拔、师子、犀牛。”^[41]《后汉书·班超传》曰:“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献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注引《续汉书》曰:“符拔,形似麟而无角。”^[42]《后汉书·西域传》载: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献狮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43]。

两株植物的右边一株“报告”“全集”称“瑞木”;“岳文”称“圆叶的树木”。笔者认为此植物似为蓂莢。蓂莢为传说中的祥瑞植物,又名“历英”“瑞草”。《抱朴子·对俗》曰:“唐尧观蓂莢以知月。”^[44]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蓂莢,一名历英,一名瑞草。”^[45]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蓂莢者,叶圆而五色。一名历英。”^[46]武氏祠前石室后壁小龛东壁有一方画像石,画面的第二层右侧刻有嘉禾、蓂莢,蓂莢左侧六茎,右侧八茎,上面中间一茎,共十五茎,皆有圆实,表现为月半十五日之时^[47](图三)。徐州九女墩汉墓出土有一方画像石,纵 29、横 116 厘米,原石右边残损。《徐州汉画像石》称:



图三// 武氏祠画像石

画像自右至左依次刻有麒麟、仙草、羽人采仙果、九枝灯和羽人储仙果。笔者认为,画面中的所谓“九枝灯”,即为汉代的祥瑞植物“蓂莢”^[48](图四)《论衡·是应篇》曰:“夫蓂,草之实也,犹豆之有英也。”^[49]图二中此植物正是古文献中记载的蓂莢。只是徐州九女墩汉墓为九英,海宁墓“报告”“全集”的拓片照片为七英,“岳文”的线图为九英,而武氏祠前石室后壁小龕东壁的为十五英而已。

对于左边一株“报告”称“嘉禾”、“岳文”称“长叶的树木”的植物,笔者认为释为嘉禾比较合宜。因为在古文献中蓂莢、嘉禾常连称,上文所说武氏祠前石室后壁小龕东壁有一方画像石中,嘉禾与蓂莢刻绘在一起。此图亦与蓂莢相邻,故而称为嘉禾为宜。

符拔左一物,“报告”“全集”皆称为“蛙”、“岳文”没有对应的解释。笔者反复观察“报告”“全集”所刊之拓片照片,揣摩其画面语境,对照其他画像石相类的图像,认为此物不似“蛙”。因为此物右为符拔,左为青龙,皆大型兽类,且整幅图像皆为鸟、兽类祥瑞,而蛙为两栖类动物。蛙或称蟾蜍,在汉画中常刻绘于月中或与西王母相近。此画面既无月,又无西王母。如若为蛙(或蟾蜍),作为画像组合放在这里很不协调。笔者认为此图像应为

“熊”,汉画中的熊常作后腿直立前肢张开舞动状,与此图像十分相似。熊在汉代亦为祥瑞,代表着威猛有力,可以驱除恶鬼。《论衡·乱龙篇》曰:“天子射熊……示服猛也。”^[50]在以雉驱邪的仪式里,主神方相氏的形象为黄金四目披蒙熊皮。熊在汉代还象征着生殖、生男之吉祥。《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

之祥。”这里将梦熊与生男相连,将梦蛇与生女相系,熊象征生男之意十分清楚。熊作为祥瑞动物,还表示君王能明辨贤仁和奸恶。《孝经纬援神契》卷下曰:“赤熊见,则奸宄自远。”又曰:“赤黑见,奸宄息,佞人离则出。”^[51]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王者奸宄息,则赤熊入国。”又曰:“王者远佞人,除奸猾,则赤黑见。”^[52]

图二最左边有青龙、白虎相向,中间一物。“报告”“全集”皆释为“青龙、嘉莲、白虎”,将中间一物释为“嘉莲”。“岳文”说“青龙、白虎”,对其中间一物未作出对应的解释。笔者认为,青龙、白虎之释当无误,其间之物谓之“嘉莲”还需进一步考证。

除上两石之外,该墓南壁墓门楣外侧有一方“报告”编号为“南1”的画像石刻,纵31、横137厘米。画面雕刻皆为祥瑞。由左至右“报告”称为“凤凰、杜衡、麒麟、桃拔”。“岳文”说:“南壁墓门门楣外侧有一组图是:凤凰与麒麟相对而立,隔以瑞草,一独角兽尾随麒麟身后”(图五)。“报告”“岳文”对此图像的解释均有问题。先说此图的最右边一个图像,“报告”释为“桃拔”、“岳文”说是“独角兽”。虽桃拔与独角兽皆为祥瑞,然并非一物而两名。桃拔已见前文,似鹿、长尾,无角。而独角兽即一角兽,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天下太平则一角兽至。一云六合同归则一角兽至。”^[53]刘赉《稽瑞》辑萧于《齐书》曰:“武帝永明十年,鄱阳获一角兽,麟首,鹿形,龙鸾共色。”^[54]因而此兽以“岳文”说似,定名一角兽更嘉。

凤凰与麒麟之间一物,“报告”释为“杜衡”、“岳文”称其“瑞草”。“瑞草”泛指祥瑞之草,是一种模糊的称谓。“杜衡”之说亦与此图像不符。杜衡为多年生香草,根状茎,叶一二枚生于茎端,单花顶生,似葵。这些特征中唯“单花顶生,似葵”与画面相符。虽早在《楚辞》中已作为香草赞美杜衡,然杜衡



图四// 徐州九女墩汉墓画像石



图五// 海宁汉墓南壁画像石

作为祥瑞,在汉魏则不显。

以笔者之愚见,此物似为汉代之祥瑞植物“蕙蒲”。蕙蒲也是传说中的一种祥瑞植物。又名“蕙脯”、“蕙甫”,省称“蕙”、“蒲”,亦称“实闾”、“倚扇”、“倚蕙”、“倚翼”。《说文》:“蕙,蕙蒲,瑞草也。”南朝梁孙柔之《瑞应图》曰:“蕙蒲者……一名倚扇,一名实闾,一名倚蕙,生如莲,枝多叶少,根如丝,转而风生。”^[55]《宋书·符瑞志下》:“蕙甫,一名倚扇,状如蓬,大枝叶小,根根如丝,转而成风,杀蝇。”^[56]蕙蒲作为瑞草既可以杀蝇,又可以寒凉食物使食物不变质,同时还象征君德吉祥。《白虎通·封禅》曰:“蕙蒲者,树名也。其叶大于门扇,不摇自扇,于饮食清凉,助供养也。”又曰:“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阜出蕙蒲……”,“孝道至,则蕙蒲生庖厨。”^[57]清乔松年《纬掇》辑《孝经援神契》曰:“德至于地,则朱草生,蓂莢孽,嘉禾成,蕙蒲生。”^[58]徐州九女墩汉墓出土有一方画像石,纵 29、横 116 厘米,原石右边残损。在画面的右侧,刻有一植物,圆冠作回旋状,有茎连下,茎两边有长叶^[59](图四),符合“状如蓬”、“转而成风”的蕙蒲形象,与此图相仿,亦为传说中的瑞草蕙蒲。

根据笔者以上考辨,浙江海宁汉画像石墓两幅祥瑞图所刻祥瑞是:

图一(自右至左)为比肩兽、白马朱鬣(或泽马、玉马)、九尾狐、玄武、飞燕、不死鸟、麒麟、凤鸟、朱雀、兔、平露、鹿、不明祥瑞、明珠、玉函、比目鱼、金胜、大贝、灵芝等。比肩兽与白马朱鬣、麒麟与凤鸟之间图像漫漶缺如。

图二(自右至左)为执幢骑士、不明祥瑞植物、龙驹、朱雀、蓂莢、凤鸟、嘉禾、符拔、熊、青龙、不明祥瑞、白虎等。

另外,南壁墓门门楣外侧石刻(“报告”编号“南 1”)(自右至左)为独角兽、麒麟、纁蒲、凤凰。

[1]嘉兴地区文管会、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5 期。

[2]岳凤霞、刘兴珍:《浙江海宁长安镇画像石》,《文物》1984 年第 3 期。

[3]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祠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5 年,图版 22。

[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0 年,第 4 卷图 224、225。

[5]《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1060 页。

[6]清·赵在翰:《七纬》辑,《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1029 页。

[7]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2 年第 1 期。

[8]《纬书佚文辑录》辑,《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2087 页。

[9][17][22][31][34][56]《宋书·符瑞志》,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802、848、781、861、865、852、866、862 页。

[10][36][51]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1238、1203、1370 页。

[11][48][59]徐州市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江苏美术出版社 1985 年,图 240。

[12]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图 89;张秀清、张松林、周到编:《郑州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8 年,第 143 页。

[13]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4]清·黄奭:《通纬》辑《括地图》,《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1576 页。

[15]《诸子集成》(十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8 页。

[16][18][21][29][33][46][52][53][55]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扬州广陵书社 2004 年,第 2876、2870、2871、2877 页。

[19]明·孙珏:《古微书》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纬书集成》1994 年,第 266 页。

[20][32][37][57]《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 25 年,第 143 页。

[23][35][45]《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95、57、10 页。

[24]清·乔松年:《纬掇》辑,《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1431 页。

[2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安丘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 年第 4 期。

[26]崔陈:《宜宾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棺》,《考古与文物》1991 年第 1 期。

[27][28][58]《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第 2102、1370、1505 页。

[30]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

[38]《后汉书·安帝纪》载:“延光二年‘九真言嘉禾生’”,注引《东观记》曰:“禾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237 页。

[39]《古小说丛刊》,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241 页。

[40][41]《汉书·西域传》(上),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3889 页。

[42]《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580 页。

[43]《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2918 页。

[44]《诸子集成》(十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9 页。

[47]朱锡禄编:《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6 年,图 24、图 8。

[49][50]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中华书局 1979 年,第 998、923 页。

[54]《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2 页。